

中國文學的經典化進程和中西方經典的異同： 以域外中國文學經典觀為中心*

吳漢汀**

摘 要

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文學經典的範疇與其他國家的文學相比更為穩固，但卻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最早的規範化的努力要追溯到秦始皇時期的「書同文」，但這其中帶有鮮明的政治動機。尤其是他通過限制文學、哲學以及其他諸子百家的經典範疇來鞏固他的統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發生了改變。「數字化」逐漸演變成經典化的一個重要過程。如「五經」的出現，以及後來「四書」誕生。當然，具體的數字並無絕對意義，例如「六藝」向「五經」的過渡，並未影響其成為「經典」的地位。另外，雖然這些經典擁有的不同版本，但這也不會影響其「經典地位」。這些篇章以及相關的評論被珍藏在歷代的注經、解經書中。後來，漢賦、唐詩和宋詞相繼成為中國文學經典範疇的一部分，直到明清時期小說的加入。清代試圖將這些典籍分成「經、史、子、集」四類，並將更多的非經典的著作納入其中。與此同時，西方也建立了自己視野的中國文學經典範疇，翻譯有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文學的發展，中國的經典和非經典文學都成為了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國和西方有關的中國文學史上，一些在中國非常著名的經典文學章節並沒有出現在西方所認為的中國文學經典當中，而另一些在西方的出現中國文學經典在今天的中國卻鮮為人知，其中一些甚至算不上是什麼經典。由於政治的原因，批判文學和臺灣本土文學在大陸所受到的壓制加劇。目前，西方所著的《中國文學史》¹翻譯活動的日益活躍以及越來越多批判文學和臺灣本土文學在大陸大量湧現的潮流表明：這些不同研究路徑開始相互了解和融合。

關鍵詞：文學經典化、權威、政治動機、翻譯、世界文學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十一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域外經驗與中國文學史的重構」（臺灣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臺灣文學研究所，2012 年 5 月 26-27 日），今已根據兩份審查意見修訂完畢。

** 德國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教授。

¹ 典型例子就是 10 卷本的德語版《中國文學史》的中譯本，同濟大學翻譯。

一、導論

「典範」這個詞由來自宋朝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敘圖畫名意》的：「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因為中國典範作品在中國和國外看起來不一樣，在國內不同的時間也有不同的典範作品。為了檢查區別的原因，這裡我要討論一下文學作品典範化的過程。

西語中的「典範」一詞來自拉丁語，它不僅表示文學典範的建立，還包括聖者被教堂奉祀廟中的意思。一旦聖徒被有意地奉為神聖，他／她將永遠成為聖者。

芭芭拉·H.斯密斯（Barbara Herrnstein-Smith）發現了經典化過程中正統觀念對於文學價值偶然性地認同。馬克·E·弗蘭西斯（Mark E. Francis）發現了一種普遍意義上傳承價值的力量。與上述觀點相對照的是，本人在本文中提出了經典化的多元化和嬗變性，首先，經典作品的文學價值會在歷史上文學價值的永恆擺動，於此同時，在同時代的人也可能因為空間、政治背景、影響力等因素對經典作品產生的不同的看法。

二、經典化的標準

首先對經典化的標準做個界定

（一）一個文本應被視為並非簡單的，直接的和易於理解的文本，而是複雜和可提供不同層面的理解或解讀的文本。如果讀者將此文本視為值得再次閱讀的，那麼閱讀就如同石蕊試驗一樣。

（二）作品應該包含偉大的倫理意義。²

（三）在讀者和文化領域其他主體之間應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即作品具有其本源文化的典型特徵，而且具有普遍永恆價值，並且能夠成為其他作家的典範和教育研究的對象。

（四）經典作品應該滿足各種審美理想高品質標準，比如 1899 年嚴復將翻譯的標準界定為「信、達、雅」。

（五）作品應當是原創而真實。這一標準在西方文學中舉足輕重，但卻並不普遍適用於中國。

²（美）查爾斯·阿爾鐵里（Charles Altieri）：〈第一章節 理想和理想化的文學經典〉，《經典及其影響：理想化道德力量的反映》（*Canons and Consequences: Reflections on the Ethical Forces of Imaginative Ideal*）（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頁 53。

三、經典化的形式

在中國傳統中，為了突出經典地位，那些穩固而永恆的經典往往以數字來命名，如「六經」。但是，其數字本身也可能變化，比如當《樂》遺失後，「六經」變成了「五經」。漢賦、唐詩、³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大都通過結集而被經典化，比如《唐詩三百首》就在其序言聲稱收集了當時各種體裁最好和最具代表性的詩歌作品。而現在的選本與當時的選本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在於：由於時間的悠遠和人為因素較少的摻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現在選本的評價更為客觀。

除了「五經」以外，以數字命名的經典的還有「四書」和「十三經」。宋代理學家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單獨抽取，⁴並與《論語》、《孟子》合併，稱為「四書」。同時，由於大規模的科舉考試，「十三經」也被奉為經典。《十三經》中，除了上述的「五經」、「四書」和《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之外，還有將《禮記》一分為二分的《周禮》、《儀禮》，同時《孝經》和《爾雅》被也加入其中，合稱「十三經」。（即《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在宋代和清代，隨著印刷術發明和傳播能力的增強，這種搜集和整理的潮流興盛起來。

文學分類的靈活性還反映在「四大名著」上。首先，「四大名著」這一詞語首先出現在李漁的《三國演義》的介紹中。在提及馮夢龍所理解的「四大名著」一詞時，他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歸於此名之下。後來，《紅樓夢》問世並代替了《金瓶梅》。這可能是因為 18 世紀末清朝出版的《紅樓夢》比《金瓶梅》多，儘管後者的文學價值從來沒有沒質疑過。現在，許多學者提出將《金瓶梅》作為「五大名著」之一。當務之急應是對《金瓶梅》投入類似於《紅樓夢》一樣的關注和研究。後者有大量的續書，因此，即使《紅樓夢》原著消失了，仍然有大量相關的作品。當一種續書不適合當時的口味時，就有新的續書出現。

文化水平的高低並不會對經典的傳播產生較大影響。因為，不僅在志怪傳奇小說和後

³ 有關盛唐詩歌中李白、杜甫、王維詩歌在唐以後（從他們身後開始，他們的詩歌並沒有被廣泛的收錄，王維詩歌在唐詩選收錄的頻率是九分之五；李白唐詩選的收錄的頻率是九分之二，在敦煌文獻中是九分之一；杜甫在唐詩選中收錄的頻率是九分之一）至 20 世紀收錄頻率的圖表參見於凌子鑒：〈唐詩選本李白、杜甫、王維詩採選統計〉，《崇基學報》第四卷第一期（1964），頁 57-75。另看參見王國斌、胡志德和余寶琳《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和政府》中「風俗」、「飲食」和「批評」等章節。

⁴ （美）丹尼爾·K·加德納（Daniel k. Gardner）《朱熹的論語解讀：經典、評論和古典傳統》（*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3）。

來興起的通俗文學中，還在民間諺語中，經典的精髓都能保存下來。甚至通過連環漫畫、電子遊戲、電視、電影和「三字經」，一些保存在《十三經》中的某些奇聞異事中的經典文學片段，學生們仍然耳熟能詳，只不過這種情節或名言已不再是經典化的佐證了。事實上，1905 年以後大量的「經」學著作被廢止，並失去了經典的地位。新的經典被新的權威以現代形式建立起來，諸如大學教育、⁵學術影響、文集注釋、史學研究、文學評論、出版發行、⁶網絡平臺、調查統計等。現代的經典化過程是文化領域各種利益主體之間（包括商業利益）競爭的結果。

四、權威成就經典

經典化是一個理想化的概念，它只能通過作者全身心的思想投入與接受者所有意念完全有效的契合來達到，並從中獲得絕對的權威和完全的合法性。真正的文學經典是有生命力的，它們隨著時間變化而改變。文學經典始終處在反復爭論的狀態，並常常接受質疑，代表著文學中關於「何為典範、何為重要」的探尋。甚至，作品本身就存在著不同歷史層次和學術流派的解讀，而這些解讀，有的可能被經典化，有的卻可能被忽略，而全球化增加了有別於國外視角的中國版本的中國經典，海外對作品的認知與賞識會有別於國內，比如對於海外讀者而言，「易經」為五經之首；對於國內讀者而言，「詩經」顯然獨佔鰲頭。經典既是一份文學代表作的名錄，也是「高級文化」本質的實際載體。與之相對的，是流行文化和大眾教育。因而，文學經典為以下四種類型的權威所建構：（一）政治權力。（二）專家和專家制度。（三）神話崇拜，包括作者進行虛構的著作權歸屬。（四）統計分析或偽民主投票，如網站上的暢銷榜和點擊率，尤其是網絡文學。

（一）政治權力

中國文學史和政治統治者息息相關，他們開啟了中國文學經典化的進程。雖然近年來有些研究著作對司馬談和司馬遷（公元前 109 至 91 年之間）在《史記》第 6 章所記載秦始皇和宰相李斯有關焚書坑儒、獨存法家的史實有所懷疑——尤其是對公元前 213-209 年間所出現的《詩經》、《尚書》和諸子百家的文獻作品真偽存有保留。但這至少明顯地表現出

⁵（美）查爾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哈佛古典作品》（*Harvard Classics*）（New York：P. F. Collier & Son Company, 1909）。在 1950 年左右，芝加哥大學開展了「西方世界的最偉大的書」計劃，哈佛大學校長在此引用查爾斯·艾略特的名言：「大學最偉大之處就是藏書」。

⁶ 如企鵝經典系列。

其所具有的政治動機。儘管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和鞏固首要解決的問題是軍事力量和政治權力（部分通過秦始皇死後的秦二世完成），但權力的合法化還需要按照一定的政治儀式和通過某種皇帝道德範式有意識的記錄來固化。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將秦始皇的形象扭曲了，儘管司馬遷可能只是想借此暗喻其同時代的皇帝漢武帝——因為漢武帝和秦始皇都相信道家的長生不老藥。

值得注意的是，與法家思想的經典化進程相類似，漢武帝在公元前 136 至公元前 135 年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在這種經典的復興中，由於《樂記》的大部分已經散佚，⁷「六藝」只能變成「五經」。「經」這一術語是後加的，「五經」也是杜撰的新詞語，「五經」一詞最早出自於揚雄的《法言》。

在公元元年左右，漢平帝推崇毛選《詩經》以及鄭玄所作的箋註。公元 642 年，在官方統一解釋的《五經正義》中，《毛詩箋》成為《詩經》的腳本，並於公元 651 年成為權威註解。

公元前 51 年，漢宣帝曾在石渠閣就有關「五經」異同的幾個問題進行了一次廷論，最終選擇的是《春秋穀梁傳》而非《春秋公羊傳》。

（二）專家和專家制度

儘管這種進程的肇始和最終決斷都取決於皇帝，但就經典化進程自身而言，還是由具體的專業機構或制度來實施的。主要有兩個途徑：在公元前 124 年建立的國子監（太學）制度和從公元 605 持續到 1905 的科舉制度（以及科舉制度前的萌芽）。國子監（太學）制度建立進一步鞏固了「經」的經典化地位，而大規模的科舉制度使「經典」的影響更加深遠。

然而，經典化的進程也受到了個別專家、學者的影響，尤其是那些知名結集者和批評家。他們對文學作品有著自己獨特的分類原則和品質要求。這裡我想提到的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裡非常強調道德：「太上立德，其次立言」。⁸而《文選》作為一部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學選集，界定了大量的文學類型標準，覆蓋了廣大範圍的主題。⁹儘管與已被經典化的《詩經》相比，南方的《楚辭》較少成為官方經典的一部分。不過，它卻獲得了另一類經典的地位——一種被專家評價為發自肺腑的經典。¹⁰《離騷》作為屈原「路漫漫其

⁷ 《史記》提及的《樂記》散見於《左傳》、《周禮》以及《樂記》的原第十九章《禮記》。

⁸ 施友忠譯：《文心雕龍》中英文對照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83），頁 187。

⁹ （美）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譯：《昭明文選》（*Wen Xua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2）。

¹⁰ 參閱（加）馬克·佛朗西斯（Mark Francis）：《前現代中國文學經典的形成》（*Canon Formation in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中〈中國經典：神聖與褻瀆〉。

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因其與普羅米修斯神話相類似而受到西方讀者的喜愛。

1820 年，姚鼐所撰的《古文辭類纂》是一部傑出的古文辭類集，後世學者一直沿襲其歸類次序，它對傳統散文的搜集整理以及文體劃分的影響也至今猶存。

今天人們所理解的「文學」和「文學史」這個術語，大約發端於 1904 年左右，尤其是在五四運動時期得到廣泛應用。但這並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國沒有有關文學、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的意識。

事實上，中國文學以其獨特的藝術形態和強烈的自我認知成為文學研究中不斷學習、精選、評價的對象。當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小說並沒有被納入傳統的「文道」體系，它們代表的是低俗和流行文學。其類別包括傳奇，志怪和小說。這些文學作者通曉每一種文體的傳統，並努力使之完善，而且還對這些文體進行了審美維度的初步探討。儘管「中國文學史」這個術語是在引入西方的「文學」、「歷史」、「國家」概念後才出現的，但完整的中國文學傳統批評體系卻一直存在。在歐洲，國別文學史和大學文學系創立於 19 世紀。其時，國家的觀念已經誕生。最早的日本綜合文學史出現在 1890 年。稍後，在 1903 年，笹川臨風（Sasagawa Rinpū）的《支那文學史》的中文譯本在上海出版，譯名為《歷朝文學史》。這本書原文並沒有涉及小說，在翻譯成中文時添加了有關章節。1904 年林傳甲在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時，依據的就是這個中文譯本，並於 1910 年將其講義中有小說和戲劇的章節刪除，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與此同時，在 1910 年左右，黃人也出版了短評性的《中國文學史》。1918 年謝无量的《中國大文學史》也只是粗略地涉及宋以後的文學。真正的文學研究始於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1912），並集大成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1925）。《中國小說史略》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並被胡適和鄭振鐸所發揚光大。但這些早期的文學史很大程度上仍然忽略了口頭文學。

在俄國，早在 1880 年就出現了瓦西里耶夫（V. P. Vasiliev）所著的《中國文學簡史》。在英國，中國文學的最早的拓荒者是 1901 年的翟理思（Herbert Allan Giles）。他展示了中國傳統的「經學」以及隨後出現的漢賦、唐詩、宋詞等文學門類，較為全面的反映了中國經典的種類形式，並將元曲和明清小說也納入其中。

然而，葛祿博在 1912 年他的有關歷史著作中，仍然沿襲了赫爾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對於中國文化的猛烈抨擊，批評中國文學只涉及道德完善，而未注重真理探尋。與「五四」時期中國國內的民主思潮相一致，他批評中國文化缺乏個人主義，這種觀點至少在他評論〈桃花源記〉時提及。在何可思（Erkes）所著的《中國文學史》未能產生廣泛影響之後，1926 年，衛禮賢編寫了一部自己的《中國文學史》，並且用其中的一半篇幅來談論周代文學。他宣稱孔子是「五經」的作者，其列舉的原始資料主要來源於梁啟超、胡適等

人研究成果以及先前的西方文學史。作為一個傳教士，他將墨子視為中國第一個宗教創立者，並將其與陶淵明以及其它宗教相聯繫，但他卻未提及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而其他文學種類，諸如賦、樂府和詞，也被忽視。再後來是馮（Feifel），他重新修訂出版了長澤規矩也（Nagasawa Kikuya）1957年出版的《中國學術與文學藝術史》，1990年，施寒微（Schmidt Glintzer）的著作在更為深廣的層面掌握了中國文學經典的大量史實。2003年以來，愛默爾西（Emmerich）以及顧彬（Kubin）的研究團隊陸續出版了10卷本的《中國文學史》，並以文類劃分。由於這部書的編輯者，以前曾經是一位牧師，所以他將對中國文學理解的一己之念加於前兩卷之上，儘管孔子曾明確的提出「不語怪、力、亂、神」，他還是認為所有的中國文學是人與神的對話，編撰者現在所要做的是對傳統經典進行再解讀和將神靈與《論語》相貫通。有趣的是，這個十卷本《中國文學史》其中有兩卷本探討中國小說的。這反映了王國維（他還平反了戲劇）、魯迅、夏志清等人所提倡的小說評價的認同度的上升。在1986年和1998年，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編輯了兩卷本的《印第安納-中國傳統文學卷》，它是一部散文的百科全書，並在一定時期裡代表著西方所認知的傳統中國文學標準。1985年，伊維德（Wilt L. Idema）和漢樂逸（Lloyd Haft）出版了《中國文學概論》，並在1997年出版了修訂過後的英文版《中國文學指南》。這一著作按朝代順序介紹中國文學，但也討論了造紙術發明之前和印刷術傳入西方之後的文學。它還引入並界定了「文學」這個概念，並參照了大量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¹¹介紹談論了與文學有關的語言文化、教育制度、社會組織、地域特色、政治背景、說教功能等內容。

2002年出版的梅維恆（Victor Mair）《中國文學史》（哥倫比亞版）是按文類劃分的。¹²2011年，重新按朝代順序編排的哥倫比亞版《中國文學史》成為中國遺產與西方學術協作的典範，它既反映了對中國經典傳承，又反映了西方對於中國經典的認知。另外，布里爾學術出版社正準備出版柯馬丁（Martin Kern）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王德威等人也正在準備撰寫另一種哈佛大學版《中國文學史》。

（三）神話崇拜

這裡還包括作者進行虛構的著作權歸屬。在古代的中國，權威的建立可以通過註疏某一聖賢的某一經典作品來實現。今天所呈現的《論語》或多或少反映出鄭玄和何晏對於它

¹¹ 參（美）克恩、黑格爾（Martin Kern, Robert E. Hegel）：〈中國文學史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散文、文章、評論》（*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第26期（2004）。

¹² 這本書本沒有報道了討論自1998年來地下出土的文物資料，如馬王堆帛書《五行》、阜陽漢簡《詩經》和郭店楚墓竹簡，也沒有闡述上面所提到《文選》。

的重構。¹³他們將三種版本的《論語》進行了融合，包括二十篇的《魯論語》，二十二篇的《齊論語》和二十一篇的《古文論語》，其具體歷史背景如下：

據《漢書》記載，¹⁴公元前 150 年，魯恭王欲擴建王宮而拆除孔子舊宅（此時舊宅已保存了三百年）。忽然聽到天上似有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於是停了下來，結果從牆裡面發現了更權威《古文尚書》、《古文論語》和《孝經》等書，它們都是在「焚書坑儒」之後保存了下來。不幸的是這些手稿都是用艱澀的古文來撰寫。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這些書被孔子的後代孔安國解讀並發表，但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馬融重新發現，並將它們傳給了他的學生鄭玄。

為了渲染伏生版《尚書》的晦澀性，傳聞伏生版《尚書》是由伏生用難以理解的方言傳給其女兒的，¹⁵這一傳說使人聯想起有關耶路撒冷預言的發現。生活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孟子在孔子聖賢形象的塑造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在《孟子》之前，並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有關孔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的史實，很可能是孟子為了淡化自己的失敗，而將這一史實賦予了孔子。後來的《荀子》曾提及孔子和魯哀公的故事，但並沒有記載孔子出行的事實。在《孟子》一書中，孔子之所以離開魯國，是因為他沒有在朝廷中獲得職位。在《韓非子》一書中，有關於齊國國君和葉公子高問政於孔子的記載，而孔子之所以離開魯國，是因為魯國國君不理朝事而沉迷於歌舞。在《左傳》中，孔子仍然被稱作仲尼。只是在後來，我們才發現了他的其他名字，例如「孔丘」以及最後的所稱的「孔子」。

同樣還是孟子將《春秋》認定為孔子所作。¹⁶但對此有一個問題非常值得商榷，因為在漢代的儒學復興中，幾乎所有的「經」，甚至《詩經》和《尚書》都被認為是孔子所作。而《詩經》和《尚書》恰恰是孔子學習的對象和思想的源泉。

而且，《論語》還在不同的層面反映了孔子有關周遊列國、遊說諸侯的史實是後人附會的結果，而其所揭示的哲學體系也是在他死後的很長時間內，後世整理添加的。因此，他的聖人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後人建構出來的。特別是我們《論語》和《曾子》的有關章節結合類比，就能找相關的證據。「子曰」這種表達方式最初有可能指示的是曾子，而且要比指示為孔子的用法要早得多。孔子最早的稱呼是「仲尼、丘、孔丘」。¹⁷

儘管歷史上的仲尼並不成功，但孔子又是如何成為偶像人物的呢？公元 267 年，晉武

¹³ 梅約翰：〈論語的成書〉，《華裔學誌》44（1996），頁 1-24。

¹⁴ 引自《漢書》30 卷，頁 1706；53 卷，頁 2410；53 卷第 2414 頁。參見沃伊切赫·月·參孫：《論語》德語版。

¹⁵ 參見劍橋版《中國文學史》。

¹⁶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

¹⁷ Christiane Haupt, *Und der Meister sprach ... Die Darstellung des Konfuzius in Texten der Zhanguo- und frühen Han-Zeit* (Ph. D. diss., 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 2006), http://edoc.ub.uni-muenchen.de/10363/1/Haupt_Christiane.pdf。

帝下令每年祭祀孔子四次。公元 480 年，南齊高祖在首都建康建成孔廟。公元 687 年，武則天下令在帝國的每個城市建設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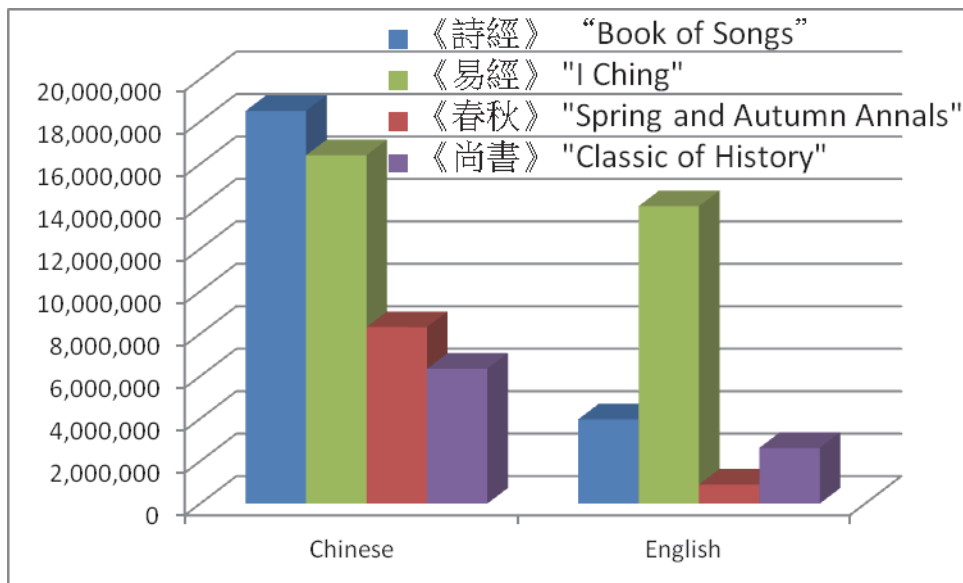
後來人們就認為這些文本更具權威，因為這些都與孔子的後人或弟子相關聯，¹⁸如《春秋公羊傳》。還有一種說法是孟子是孔子嫡孫子思之徒（其實子思要早於孟子）。¹⁹這令我們想起用新的十字架去觸摸耶穌的十字架的行為，通過這一觸摸行為，人們都成為聖徒。這一方法後來在醫學上被發展為順勢療法並廣泛運用。

（四）統計分析或偽民主投票

文學作品經典地位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其在註疏和文風上的一脈相承。和《聖經》一樣，文學典籍有浩如煙海的註疏文本和紛繁複雜的闡釋流派。因此，當人們在清點整理一部典籍的二手文獻時，就會對何為經典有一個較為直觀的印象。

今天，就中國國內和世界其他國家文獻總和而言，有關《紅樓夢》的文獻已遠遠超過了「五經」文獻的總和。但如果就英語語境下經學研究文獻和《紅樓夢》研究而言，《易經》與《詩經》仍然位居《紅樓夢》之前，至少在近代中國，西方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仍然偏重於先秦作品。

據重要搜索引擎「五經」的銷售圖如下：



上述圖表分別顯示的是 2012 年 1 月百度上中文書名點擊量和谷歌上英文書名點擊量

¹⁸ 這並非《孟子》所宣稱，而是《荀子》、《史記》強調了這種聯繫。

¹⁹ 見於《史記》。

（除去了重複點擊量）。在圖中，《易經》銷量和知名度更高，這是因為它早在 1924 年就被德國的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翻譯，²⁰1950 年就有了英譯本。²¹尤其是它本身所具有的玄秘色彩，迎合上世紀 60 年代西方世界對異域、晦澀、深奧特質的渴望。而其他的古籍只是被小眾所閱讀接受。

五、從權威的反抗者到權威的代表者

所有的事物發展都存在著一個永恆的規則：即每一種權威的建立必然會伴隨著對它的反抗，而稍後出現的反抗者最終又將成為新的權威，並將遭遇更新的反抗者。這個永恆不變的鐘擺式運動同樣適用於文學領域。所有的文學新紀元都以這種方式萌芽、開花、結果、直至最後凋落。主流文學往往將遭遇反叛的力量的衝擊，並且終有一天，反叛的力量將成為新的主流文學。

昔日的流行文學有朝一日被納入權威範疇，這種現象並不新鮮。李白、杜甫和王維的作品就曾在他們所處的時代被視為反主流的文化，是社會的反抗者或局外人。但在唐玄宗之後，文學品味的變化非常快，甚至有些收錄在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公元 779 年）和令狐楚的《御覽詩》（公元 817 年）這樣正統合集中的著名詩作，也很快就湮沒於這種變化中。所以，韓愈、白居易和元稹又開始推崇杜甫的詩歌了，而李白的詩歌之所以為西方所熟悉，主要還要歸功於馬勒所作的《地球之歌》。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包括魯迅在內的五四新文學作家起初只被視為革命者和鴛鴦蝴蝶派主流文學的局外人，但後來他們卻被尊稱為文學大師，並成為後世作家的楷模。王朔也是如此，他以打破常規的方式去描寫底層人民和游手好閒者，一開始為文學批評家們所排斥，但後來卻成為最成功的作家之一，甚至還成功的進入了電影領域。

六、1905 年後的變化

「四大名著」形成以後，王國維（1877-1927）對中國古典小說進行了重新剖析和評

²⁰ 《易經》，德文「Das Buch der Wandlungen」（耶拿：尤金·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4）。

²¹ 《易經》的流傳，先由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翻譯成德文，再由卡里·F·貝恩斯（Cary F. Baynes）由德譯英。英譯版《易經》（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0、1979）。

價，而隨後胡適（1891-1962，他同時「平反」了墨子）的主張和五四運動對舊文化的批判助長了對小說這種文體更深遠的關注，並導致後來「白話小說」的出現。但是古典從未真正被完全拋棄，新的白話小說開始只是一股「反經典」的潮流，並與古典小說並行於世，而後又融入了當時的文學主流。所以，很快的，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郭沫若、老舍、巴金（《家》）也成為文學大師，而在 20 世紀下半葉，則有錢鍾書、張愛玲等人崛起。

20 世紀下半葉，政治因素仍然是制約海峽兩岸作家傑出作品交流的重要因素，如：胡適與周作人在大陸遭到封殺，而大陸作家魯迅在臺灣也遭到封殺，最近研究得比較熱。尤其是 1989 年「六四」大逃亡以後，海外流亡文學在西方形成中國文學熱潮，但因為大陸官媒的控制，他們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國卻鮮為人知。高行健因《靈山》（1989）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中國政府聲稱他是一名「法國作家」。²²然而，除了流亡文學外，最能代表當代中國文學水平的，還有美國的華裔文學，因為它們擁有比在大陸更自由的發展環境。另外，臺灣和香港的文學發展長期以來也相對自由。

當 2010 年《時代》雜誌將韓寒評為世界影響力排行榜第二名的時候，他的博客點擊量已超過 20 億，他的小說也更為暢銷。當然，韓寒的部分成功也來源於一種個人偶像崇拜的確立。雖然中國政府能夠禁毀一些高質量的文學作品，但在推動意識形態文學發展上卻毫無建樹。所以，1905 年五四運動以來逐漸消失的執政權威以執政黨的形式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宰，而由執政黨所領導的文學經典現代性重建也呈現出對於政治亦步亦趨的特點，或隨著政策的消亡而消亡。最後一次有關經典重建的歷史嘗試是由中國共產黨所發起的「破四舊」以及「批孔批林」運動，數十年後興起的「國學熱」以及于丹《論語心得》的熱銷，則向我們展現了這種嘗試的毫無成果與徒勞。當然，還有一種嘗試：即通過權威將某幾部低質量的文學作品（例如《白毛女》）經典化，從而取代其他所有文學作品。但這種嘗試幾乎對所有作品來說，都註定會失敗。這種執政黨統治威權影響下低劣的文學創作水平，不僅在中國大陸，在國民黨統治的臺灣也是如此。臺灣自 1987 年後，寫作開始相對更加自由，然而在中國大陸，這種自由卻在「進兩步，退一步」的狀態下曲折前行。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文學似乎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但也更加商業化。許多海外批評家甚至認為：《紅樓夢》是中國文學最後的偉大傑作。

七、當代最暢銷書籍

²² 朱鎔基：「我很高興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漢字有幾千年的歷史，漢語有無窮的魅力，相信今後還會有漢語或華語作品獲獎。很遺憾這次獲獎的是法國人不是中國人，但我還是要向獲獎者和法國文化部表示祝賀。」，引自《東方日報》（2000 年 10 月 14 日）。

現存最暢銷書籍清單如下：

歷代發行人數超過 200 萬冊的最暢銷書籍

	小說	作者	出版時間	最大發行人數
01	《紅樓夢》	曹雪芹	1791	一億冊 ²³
02	《狼圖騰》	姜戎	2004	兩千萬冊 ²⁴

當然，小說連載，特別是網絡文學，諸如起點網和紅袖網，會有更多的擁躉。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學應該是世界範圍內的引領者。世界上擁有讀者最多的博客就是中國的作家韓寒。

八、西方的文學經典在西方

西方的文學經典也隨著時間不斷變化。起初是普及版的宗教文學的流傳最為廣泛。第一部最暢銷的小說是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以及後來的《魯賓遜漂流記》(1719)、《羅德里克隨機歷險記》(1748)。最經典的長篇小說有：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伏爾泰的《老實人》、盧梭的《朱莉》以及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少年維特之煩惱》還是這些經典小說中唯一將維特形象商品化的經典小說。隨後，就是拜倫、斯托夫人、狄更斯和馬克·吐溫，並且《湯姆叔叔的小屋》和《福爾摩斯》這兩部小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之後，大約十九世紀中葉，最賣座的小說成為符合大眾口味的「快餐」，然而流行文學極少成為經典並流傳下來。賣座率作為對文學經典評價衡量的尺度，其作用日益消退。在十九世紀中葉，經典不再是最暢銷的書籍，似乎在文學領域，其教育和研究的目的需要重新思考定義，文學應該傳授給學生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和所能用到的更多的知識。

²³ 「孫說：這本書在世界範圍內已賣出超過一億冊」引自：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culture/151884.htm> (2005 年 12 月 14 日)。

²⁴ 「自 2004 年發行，姜戎的《狼圖騰》已賣出 2000 萬冊」，來自於：Donald Morrison, "Wolf Totem", Financial Times (2008 年 3 月 15 日)。

九、中國經典成為世界經典的一部分

總體上來說，文學在中國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在其他文化中更為重要。因為它代表著「立德」與「立功」；同樣，對於經典的註疏和傳承在中國文化中也有重要地位，因為學習這些是通過科舉考試唯一的捷徑。

由於不為外人所知，中國文學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游離於西方世界的文學經典範疇之外，而解決這種狀況，翻譯是關鍵。最先由中文翻譯成西方語言的文學作品是「經學」，他們由傳教士翻譯成拉丁文：《四書》（1593年，利瑪竇）和《五經》（1626年，尼古拉斯·金尼閣），隨後是《道德經》（1720年，讓-弗朗索瓦·諾埃拉斯）這些翻譯活動都較為深刻的受到在中國尋找單一神靈目的的影響。²⁵

然而，第一部被譯成西方語言的中國純文學著作是庸俗文學：李長興《好逑傳》（1719），²⁶這部小說是不太知名的《十才子書》的一部分，它的翻譯完全出於譯者商人魏金森毫無目的的個人喜好，它包括三個章節的英譯本和一個章節的葡譯本。在中國，這部小說屬於禁毀小說，但官方的禁毀並沒有助長它在海外的名氣，因為這一禁毀令在當時並不為歐美人所知。在歐洲，這部小說相當長的時間內被懷疑是否是真正的中國文學作品。隨後，它又被翻譯成各種歐洲語言文字：1761年湯姆士·潘塞全英譯本（*Hau Kiou Choaan-The Pleasing History*）、²⁷1766年慕爾的德文譯本（*Haoh Kjöh Tschwen, d. i.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öh*）²⁸和馬克·安托萬的法語譯本（*Hau Kiou Choaan, Histoire chinoise*），²⁹以及1767年Houttuyn的荷蘭語譯本（*Chineesche Geschiedenis, behelzende de gevallen van den Tieh-Chung-u en de jongvrouw Shuey-Ping-Sin.*）。³⁰這種紛繁複雜的譯本體系一開始就給西方讀者呈現了一種眼花撩亂的狀態。

²⁵ 參見（德）Claudia v. Collani、Harald Holz、Konrad Wegmann：《道德經》（*Daodejing*），迪爾門：歐洲大學出版社，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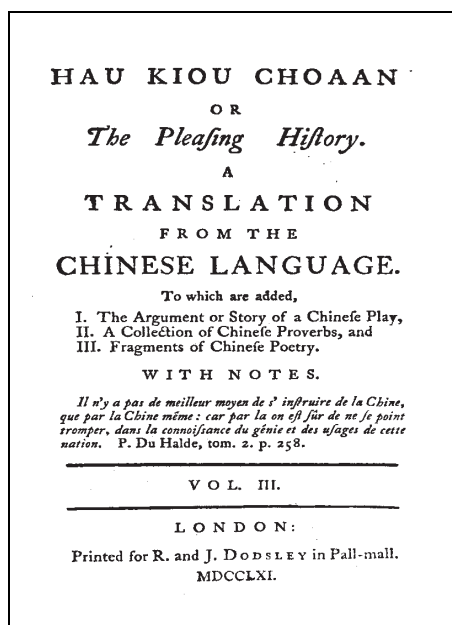
²⁶ 在1719年，居住在澳門和廣東的英國商人魏金森將這部小說大部分翻譯成了英文，還有四分之一翻譯成葡萄牙文。

²⁷ 在1761年，湯姆士潘塞將最後一部分的葡譯本《好逑傳》翻譯成英文，他也將曾經的譯本串聯並編輯成冊，名為 *Hau Kiou Choaan -The Pleasing History*（稍後幸運的統一了）4捲。

²⁸ 在1766年，《好逑傳》慕爾被翻譯成德文，題為 *Haoh Kjöh Tschwen, d. i.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öh*（慕爾以為好逑就是作者的名字。1767年，荷文版出現，1927年Franz Kuhn翻譯了這部小說，並定名為 *Eisherz und Edeljaspis*。

²⁹ M（Marc-Antoine Eidous的筆名），transl., *Hau Kiou Choaan, Histoire chinoise*，第一卷，Lyon，1766年，4卷，1828年再版。

³⁰ Erven van F. Houttuyn, transl., *Chineesche Geschiedenis, behelzende de gevallen van den Tieh-Chung-u en de jongvrouw Shuey-Ping-Sin [...]*, Amsterdam: Nabu Press, 1767, pp.1-501.



圖表 1：第一部被翻譯成西方語言的中國小說《好逑傳》的封面

到了歌德時代，這位世界文學概念的首創者仍然只有少量的中國傳統愛情小說和戲劇可供研讀，例如：德文版的《好逑傳》、英文版的《老生兒》和法文版的《玉嬌梨》。甚至，在此以後，雖有更多更好的中國文學作品被翻譯，但並未立刻被吸收融入到世界文學經典的範疇之內，因為，它們被認為缺乏文學價值，直到最近這些年，中國作品才經常地出現在世界文學經典之中。

世界文學最暢銷書籍(包括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發行情列表：

	書名	作者	語言	年代	最大發行情
1	雙城記	狄更斯	英語	1859	2 億冊 ³¹
2	小王子	安托萬·德·聖艾修伯里	法語	1943	2 億冊 ³²
3	指環王	約翰.R.R.托爾金	英語	1954-1955	1.5 億冊 ³³

³¹ 「狄更斯的在歷史小說史上第二個衝擊是《雙城記》已經賣出兩億冊，使它成為最暢銷的小說，不管是與什麼時間，什麼類型的小說相比」。來源於“A Tale of Two Cities”, in: The Telegraph (2010 年 5 月 8 日)，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reviews/7685510/David-Mitchell-on-Historical-Fiction.html>。

³² 「《小王子》仍然保持著霸主的地位，被翻譯成 190 種語言，銷售量達 2 億冊，是所有書籍中最暢銷的。」參見：Inman, William H. “Hotelier Saint-Exupéry's Princely Instinct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2011 年 3 月)。

4	哈比人	約翰.R.R.托爾金	英語	1937	1 億冊 ³⁴
5	紅樓夢	曹雪芹	中文	1759-1791	1 億冊 ³⁵
6	無人生還	阿加莎·克里斯蒂	英語	1939	1 億冊 ³⁶
7	獅子、女巫、魔衣櫥	C. S.劉易斯	英語	1950	8500 萬冊 ³⁷
8	她	亨利·賴德·哈格德	英語	1887	8300 萬冊 ³⁸
9	達芬奇密碼	丹·布朗	英語	2003	8000 萬冊 ³⁹
10	麥田的守望者	J. D.塞林格	英語	1951	6500 萬冊 ⁴⁰
11	煉金術士	保羅·科埃略	葡萄牙語	1988	6500 萬冊 ⁴¹
12	洛麗塔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英語	1955	5000 萬冊 ⁴²
13	海迪多年的漂泊與學習	約翰娜·斯比麗	德語	1880	5000 萬冊 ⁴³ 5000 萬冊 ⁴⁴

³³ 1.5 億冊這個數字是 2007 年的發行時銷售量的估算，不管是一部還是三部或者是其他形態，參見：The Toronto Star (2007 年 4 月 16 日)，<http://www.thestar.com/entertainment/article/203389>。

³⁴ 「托爾金的《哈比人》已經賺得£60,000」來自於 BBC (2008 年 3 月 18 日)，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england/dorset/7302101.stm。

³⁵ 數字出自孫玉明，北京《紅樓夢》研究所主任。「孫說：直到現在為止，這本書在世界範圍內已賣出超過一億冊」引自“Betting in The Red Mansions” (2005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china.org.cn/english/culture/151884.htm>。

³⁶ 埃德·格拉卜諾斯基 (Ed Grabianowski)：〈歷代最暢銷的 21 種書籍〉(“The 21 Best-Selling Books of All Time”) (2007 年 9 月 14 日) <http://entertainment.howstuffworks.com/arts/literature/21-best-sellers.htm>。

³⁷ 「這部經典故事，自從 1950 年出版以來，已經被譯成 29 種語言，銷售了 8500 萬冊」引自〈二十種最暢銷的兒童小說〉，見 The Telegraph (2010 年 4 月 3 日)，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best-selling_books#cite_note-0。

³⁸ 「它已被翻譯成 44 種語言發行了 8300 萬冊」引自：Time (1965 年 9 月 17 日)，<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42147,00.html>。

³⁹ 「在世界範圍內，早期的版本已經售出 8000 萬冊，已經被改編成電影，並且超過布朗以前的作品包括《惡魔與天使》，現在這部電影正在上映」。引自：San José Mercury News (2009 年 6 月)，http://www.mercurynews.com/celebrities/ci_12530761。

⁴⁰ 參見 Foyles 網上書店 (1994 年 8 月 4 日)，<http://www.foyles.co.uk/>。

⁴¹ 「電影巨頭哈維·溫斯坦在星期日宣布將改變這部小說並將它搬上銀幕，這部小說寫於 20 年前，已被翻譯成 56 種語言，超過 6500 萬的發行之量」，來源於：“Film to be made of Coelho's ‘The Alchemist’”，in: AFP (2008 年 5 月 19 日)。

⁴² <http://www.salon.com/entertainment/audiofile/2005/10/31/listens>。

⁴³ 「約翰·娜斯比麗的故事已經被翻譯成 50 種語言，發行之量達到 5000 萬冊，但是市場的強大驅動並沒有跡象慢下來，並進一步膨脹，海蒂已經有自己的主題公園」。來自於：Geoff Hutchison: “Switzerland-Heidi”，in: ABC (2002 年 8 月 5 日)，<http://www.abc.net.au/foreign/stories/s549261.htm>。

⁴⁴ 「根據《企鵝》叢書的數據：《綠山牆的安妮》已經賣出了 5000 萬冊，並被譯成 20 種文字」。出自：“New Anne of Green Gables Book Stirs Debate”，Reuters (2008 年 3 月 19 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3/19/us-book-anne-idUSN1754861220080319>。

14	綠山牆的安妮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	英語	1908	5000 萬冊 ⁴⁵
15	黑美人	安娜·休厄爾	英語	1877	6500 萬冊 ⁴⁶
16	玫瑰的名字	安伯托·艾柯	意大利語	1980	5000 萬冊 ⁴⁷
17	天降雄鷹	傑克·希金斯	英語	1975	5000 萬冊 ⁴⁸

這裡我只列舉了發行之超過 5000 萬冊的作品。當然《唐吉訶德》、《三個火槍手》、《魯賓遜漂流記》也應屬於此列，但由於沒有可靠的統計，故未列入。這裡也沒有包括宗教作品（聖經、古蘭經、薄伽梵歌）、政治宣傳品（毛澤東、希特勒）和工具書（漢語大詞典），因為它們都不是文學書籍，而是功能性文本，它們是經典，卻非文學經典。

中西方對中國經典作品的欣賞和認可有著顯著的差異：《易經》被「假布道者」廣泛閱讀，而《五經》中的其它四部作品，以及《四書》卻只受學者的關注。相比之下，在中國，《論語心得》高居這些經典作品的銷售榜榜首。對於西方而言，唐詩、四大名著和《金瓶梅》僅是消遣讀物，因為它們的故事太過冗長，塑造的人物形象也過於繁多。此外，《水滸傳》只受到武術愛好者的追捧，喜歡歷史類小說或戰爭策略類作品的讀者會選擇《三國演義》。《金瓶梅》中的情欲描寫，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阻礙其被納入文學經典範疇的原因。由於缺乏佛教背景，《西遊記》在西方的追捧者寥寥無幾。只有《紅樓夢》和唐詩，毫無疑問地被列為世界級的經典文學作品，雖然前者表述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與西方讀者的傳統認知大相逕庭，而後者常因為翻譯問題遭到不同程度的「作品損傷」。

十、結語

西方的中國經典文學視野，不僅促成了西方中國文學經典觀的形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自身和國際的中國文學經典觀的發展。儘管西方的視野仍然存在著某些差異，尤其表現對《易經》玄秘色彩的濃厚興趣上，並且某些不合時宜的基督教觀點在 10 卷本的德文版的《中國文學史》也仍然清晰可見，但它卻影響著中國文學，尤其是它超越政治偏見而對魯迅、周作人、臺灣作家以及海外流亡文學（例如高行健）的認同，克服和

⁴⁵ 「已有 5000 萬冊的《黑美人》被賣出，自從安娜·休厄爾的發行人付給她£20 的報酬」。出自：The Times（2008 年 2 月 29 日），

http://entertainment.timesonline.co.uk/tol/arts_and_entertainment/books/children/article3459873.ece。

⁴⁶ 參見 Foyles 網上書店（1994 年 8 月 4 日），<http://www.foyles.co.uk/>。

⁴⁷ 參見圖書館月刊。

⁴⁸ 約翰·克雷爾《寫作人生：傑克·希金斯》出自：The Guardian（2010 年 7 月 30 日）
<http://www.guardian.co.uk/culture/2010/jul/31/jack-higgins-life-harry-patterson>。

彌補了中國視野下中國經典觀的系統性缺陷。另外，統計分析也顯示：在當今，《紅樓夢》和更多的其他現代作品成了經典，而經學不再是經典的唯一來源，而增強對於中國文學經典共識的重要途徑就是：重新翻譯中文版的西方經典接受歷史或者加強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以及中國文化遺產文化項目的聯合研究，例如劍橋版《中國文學史》。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易經》(Das Buch der Wandlungen)，耶拿：尤金·迪德里希斯出版社，1924 年。
- 施友忠譯：《文心雕龍》中英文對照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83 年
- (美) 卡里·F. 貝恩斯(Cary F. Baynes) 譯：《易經》，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0、1979 年。
- (美)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 譯：《昭明文選》(*Wen Xua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2 年。

二、近人論著

- 王國斌、胡志德、余寶琳：《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和政府》，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 年。
- 凌子鑒：〈唐詩選本李白、杜甫、王維詩採選統計〉，《崇基學報》第四卷第一期，1964 年，頁 57-75。
- (美) 丹尼爾·K·加德納(Daniel k. Gardner)《朱熹的論語解讀：經典、評論和古典傳統》(*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美) 查爾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哈佛古典作品》(*Harvard Classics*) 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Company, 1909 年。
- (美) 查爾斯·阿爾鐵里(Charles Altieri)：〈第一章節 理想和理想化的文學經典〉，《經典及其影響：理想化道德力量的反映》(*Canons and Consequences: Reflections on the Ethical Forces of Imaginative Ideal*)，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 年。
- (美) 克恩·黑格爾(Martin Kern, Robert E. Hegel)：〈中國文學史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散文、文章、評論》(*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第 26 期，2004 年。
- (澳) 梅約翰：《論語的成書》，《華裔學誌》44，1996 年。
- (加) 馬克·佛朗西斯(Mark Francis)：《前現代中國文學經典的形成》(*Canon Formation in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未著出版年月。
- 梅約翰：〈論語的成書〉，《華裔學誌》44，1996 年。
- (德) Claudia v. Collani、Harald Holz、Konrad Wegmann：《道德經》(*Daodejing*)，迪爾門：歐洲大學出版社，2008 年。

- Erven van F. Houttuyn, transl., *Chineesche Geschiedenis, behelzende de gevallen van den Tieh-Chung-u en de jongvrouw Shuey-Ping-Sin* [...], Amsterdam: Nabu Press, 1767, pp.1-501.
- Christiane Haupt, “*Und der Meister sprach ... Die Darstellung des Konfuzius in Texten der Zhanguo- und frühen Han-Zeit*”, Ph. D. diss., 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 2006, http://edoc.ub.uni-muenchen.de/10363/1/Haupt_Christiane.pdf.
- Erven van F. Houttuyn, transl., “*Chineesche Geschiedenis, behelzende de gevallen van den Tieh-Chung-u en de jongvrouw Shuey-Ping-Sin* [...]”, Amsterdam, 1767.
- Inman, William H., “*Hotelier Saint-Exupery's Princely Instinct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2011.
- Marc-Antoine Eidous, transl., “*Hau Kiou Choaan, Histoire chinoise*”, Lyon, 1766.
- “*A Tale of Two Cities*”, in: The Telegraph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reviews/7685510/David-Mitchell-on-Historical-Fiction.html>>
- BBC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england/dorset/7302101.stm>
- Betting in The Red Mansions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culture/151884.htm>>
- 埃德·格拉卜諾斯基 (Ed Grabianowski):〈歷代最暢銷的 21 種書籍〉(“The 21 Best-Selling Books of All Time”)
<<http://entertainment.howstuffworks.com/arts/literature/21-best-sellers.htm>>
- Foyles
<<http://www.foyles.co.uk/>>
- “*Film to be made of Coelho's 'The Alchemist'*”, in: AFP
<<http://www.salon.com/entertainment/audiofile/2005/10/31/listens>>
- Geoff Hutchison: “*Switzerland-Heidi*”, in: ABC
<<http://www.abc.net.au/foreign/stories/s549261.htm>>
- “*New Anne of Green Gables Book Stirs Debate*”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3/19/us-book-anne-idUSN1754861220080319>>
- San José Mercury News
<http://www.mercurynews.com/celebrities/ci_12530761>
- The Telegraph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best-selling_books#cite_note-0>
- The Toronto Star
<<http://www.thestar.com/entertainment/article/203389>>

Time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42147,00.html>>

The Times

<http://entertainment.timesonline.co.uk/tol/arts_and_entertainment/books/children/article3459873.ece>

The Guardian

<<http://www.guardian.co.uk/culture/2010/jul/31/jack-higgins-life-harry-patterson>>

Dynamics of the Can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 Foreign, Domestic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Transi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Foreign Can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rtin Woesler *

Abstract

In the stream of time, the can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as much more fixed than in other national literatures, but it was never totally fixed and changed dynamically.

The first standardization efforts date back to Qin Shihuangdi, who clearly had political motifs.

He especially used a limited canon of literary, philosophical and other texts to legitimize his power.

Over time, certain alterations were made, the Five Classics were enriched by the Four Books and even these texts varied over time, even the number from six to five.

The civil exams enshrined these texts and their commentaries.

Han fu, Tang shi, Song ci became part of the literary can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novels were added and Qing dynasty tried to categorize and collect more of the non-canonized texts.

The West established its own version of a Chinese canon, translations speed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 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 Chinese literature became part of world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es appeared i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still some famous pieces of canonized Chinese literature does not appear in the Western can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Applied Languages Munich, Germany.

and some pieces from the Western can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e not well known in China today and certainly do not count as part of the canon.

Political reasons helped to suppress critical literature and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mainland.

Recent trends like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histo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Chinese⁴⁹ and the greater availability of critical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inland show that all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begin to become aware of each other and merge.

Keywords: literary canonization, authority, political motifs, translations, world literature

⁴⁹ One example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10-vols.-Germa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by Tongji University.